

目

440

8676

部-5

子部 儒家類 兵家類 法家類 醫家類
天文算法類 術數類 藝術類
譜錄類 雜家類

悉日精廬藏書志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一

子部

儒家類

家語十卷

臨毛氏斧季校南北兩宋本

魏王肅注

家語八卷

明建寧守十世祖端巖公刊本

明郝陽何孟春注

吾夫子遺言自六經論語孝經外惟家語為近家語雜於

漢儒之手故先儒以為未純夫先秦兩漢去古未遠其傳

流要有所自殆亦未可棄也燕泉先生嘗註家語又採秦

漢間稱述吾夫子之言為家語外集其取於聖人者博矣

注援引百氏討論異同固致慎擇意也舊王肅注已失傳



先生之注其殆不可少哉所謂外集者亦蓋遂併出之是本先生自滇寄至因托建寧郡伯張侯公瑞梓行書坊而題其後正德辛巳良月望日後學莆陽黃鞏謹識

荀子二十卷

影寫宋呂夏卿大字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後有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現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爲庸妄子據俗本搆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鞏圃先生云

楊倬序

元和十三年

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卽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

揚注中

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玉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

又何怪乎本之不精

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抄宋大字本卽今此本從宋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

如青取之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

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

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柔柔毛傳及鄭箋爆爍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

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薊巖周君收藏蕘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

樂字槧本與抄同

他日倘竟爲蕘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澗賈顧廣圻

賈誼新書十卷 明宏治刊本

漢賈誼撰

沈頡重刊跋 宏治乙丑

新書十卷 明正德乙亥吉府刊本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胡价序 淳熙辛丑

黃寶序 正德九年

楊節跋 正德乙亥

劉向說苑二十卷 元刊本

漢劉向撰

曾鞏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人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楊子法言十三卷 臨義門何氏校宋刊李氏注本

漢楊雄撰晉李軌注

絳雲樓舊藏李注楊子法言序篇在未卷未淆本書次序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康熙己亥心友弟偶獲見之略校訛字寄至京師冬日呵凍自按此本他日餘見苟

能讀之乃不負二父殷勤訪求善本以貽後人之意也老
潛記

潛夫論十卷 明刊本

漢王符撰

嘗取是本校程榮本改正頗多氏姓篇尤甚

則潛夫論自宋槧外是本其最善歟

徐幹中論二卷

明宏治刊本

漢徐幹撰

無名氏序

曾鞏序

石邦哲題識

紹興二十八年

陸友跋

至治三年

都穆重刊跋

宏治壬戌

顏氏家訓七卷附考證

舊抄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氏之推撰 考證後有結銜九行

無名氏序

沈揆跋

淳熙七年

中說十卷

元刊本

隋王通撰

阮逸注

前有文中子纂事

阮逸序

續顏氏家訓殘本三卷

宋刊本

宋童正功撰

原八卷今存卷六至八三卷自誠兵至終

制凡七篇卷六闕一二兩頁其書以顏氏家訓列前而正

功所續者繫其後敘次體例一依原書引據詳贍辭義宏

博視之推書如驂之靳矣原書崇尚內典是其一失是書

歸心篇載李翱之論佛終制篇載姚崇之遺令深斥釋氏之妄顯闢崇奉之非亦足以矯顏氏之失而解後人之惑也讀書敏求記曰續顏氏家訓七卷半是宋槧本之絕佳者半是影宋本舊鈔則遵王時已不獲見宋槧全書矣此本止存三卷較錢氏時又多殘闕然神物會合要目有時安知述古藏本不更出於異日耶且安知今所闕之宋槧五卷不尙在天壤間耶姑識之以俟博訪

郡齋讀書志曰續顏氏家訓八卷皇朝董正功撰續顏氏之書

直齋書錄解題曰續顏氏家訓八卷左朝請大夫李正公撰皆用顏氏篇目而增廣之

朱子成書

元刊本

元廬陵後學黃瑞節附錄

黃虞稷明史藝文志補曰黃

瑞節字觀樂以薦授泰和州學正不赴輯朱子太極圖通書正蒙西銘諸解及易啓蒙家禮律呂新書皇極經世陰符經參同契注而以已所見爲附錄此本凡太極圖說注通書注西銘注正蒙注律呂證辨家禮六種俱不分卷缺易啓蒙皇極經世陰符經參同契四種

吾友黃觀樂取晦菴朱氏諸書在四書外者粹爲十種博註增說名之曰朱子成書俾予序嗚呼是可以言成矣朱子前蓋未嘗有成書也傳註繁蕪雜著偏駁至通書而後粹然出於正然自爲書與諸子相望非述而不作意也朱氏出而後六經之說粲然復興諸子百家之可傳者亦各有論著始終條理可以言大備矣昔者吾夫子蓋未嘗著

書書定詩刪春秋筆削而已今誦四書者六經如可後遵
集註者他書皆可略甚不然也余少不佞自爲時文時每
欲窮索古人心胷趣味不但雷同是非止嘗盡讀朱氏書
漫試語同輩朱氏於熙寧元祐孰主介父君實孰右無不
謂主元祐右君實乃殊不盡然由是觀之議論之不可盡
如此況學問哉四書外政大有事此成書之不容已也今
成書爲太極圖通書此所爲異象山而費論辨者也正蒙
由易以起而啓蒙又本義之所以本也西銘則天地萬物
之同體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之道也皇極指要則西山相
與沉潛趨悟天人之要而門弟子之不得聞者也冠昏喪
祭折衷三千年之異同而歸之一莫備於家禮陰陽水火
流行造化之妙度量權衡統和天人之本莫博於參同契
律呂書若陰符之說所以祛世惑而反之正者皆不可以
不之知也嗟乎四書者天地也是十書者二氣五行也微
是十者無以發四書之用不觀於此者亦無以集朱氏之
成學者試以予言思之豈不足以矯然而有省矣乎不然
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觀樂是編繙語錄全集披同時
往復跋涉濶訂質確又將類詩話雜說於此外如千種未
整也觀樂學於先子有年往從廬山西坡家有異聞得遺
墨今爲此書與勉齋西坡皆當家盡力於朱門云大德乙
巳冬至廬陵劉將孫謹書

至書一卷

明嘉靖刊本

宋蔡沈撰

至書者至理之所載也明秦王序曰古昔聖

賢以至理蘊于心則爲至德以至德洩于言則爲至論以

至論措于行則爲至道以至道載于典籍則爲至書此至書之所由名也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彙集成編以闡佛老之所謂虛寂者是書也其爲學之本歟宋史藝文志著錄

至書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矣堯舜禹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百年而其言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有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同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發明者雖或有議論詳畧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乎此理者則固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教下之

所以爲學則從事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論不過數語當是詩也風俗醇人心正本原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間投隙言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以其似是而易以惑人也是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入於老佛也其與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入於老佛也泯泯焚焚以至於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喪也哉嗟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於彼竊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持挈綱領闡究精微者非不明著惟其散

諸簡策讀者不能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辛苦而無
得私竊懼焉因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
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天下之言理者無以加矣
因是求之則知夫精粹純一溥博淵深萬善所宗萬事所
出而老佛之所謂虛寂者不待辨而明矣父子而親君臣
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藹然其和怡然其順
而聖人之所謂典常者固可勉而至矣昔者嘗聞之父師
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心不明苟不先示本原鮮不誘
於異端而陷溺之者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其庶乎所謂
本原者歟聖言深遠未易測識擇之未精錄之未備同志
其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間卽
道體精微之所在學者不可不勉焉嘉定戊辰正月望日

建安蔡沈序

秦府重刊序

嘉靖丁巳

孔子集語二卷

抄本

宋永嘉薛據纂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
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之而莫能盡子曰子
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
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
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語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彷彿
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媮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
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
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

者與董生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爲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下二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僞者哉遂取諸書所載哀而聚之日累月積寢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嘻夥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蘧徑東剛二曹先生十餘年間列官秘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秘書之藏逸矣古

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爲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淳祐丙午孟夏庚申朔永嘉薛據叔容父序

中書省看詳所進孔子集語狀

大中大夫尙書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尙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准尙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祕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爲收藏迪功郎浙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

爲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爲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尙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倦倦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爲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尙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

兵家類

何博士備論一卷

述古堂鈔本

宋何去非撰

原二十八篇此本止二十六篇從陳君子

準藏舊抄本補錄鄧禹論一篇每頁格闌外有虞山錢遵

王述古堂藏書一行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御廷唱名先帝見其策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于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支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

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
依舊武學博士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
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
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事郎徐
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
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
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
博士臣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
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于當時公卿故
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

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爲
徐州教授比于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
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
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
如臣言不謬乞降一官職非獨以取羅逸才風曉士類亦
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土書之史策足爲
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法家類

刑統賦解二卷

舊抄本

曹倦圃藏書

宋左宣德郎律學博士傅霖

撰元

東原郊

名闕述古堂書目作秉原韻

釋益都王亮增注

第四韻已囚已竊則親等他人下原

脫十句第七韻雖戲雖失而不從戲失下脫二十句第八

韻親故乞索不論於挾勢上脫十六句俱從沈氏疏本補
韻釋增注仍闕當覓足本補之

聖人作刑以明威所以儆媮暴而全民性也舜命皋陶期
于無刑法制之立欲民知所懼而不犯故明罰勅法在易
爲雷電震曜之象聖人忠厚之意至矣呂刑之作起於周
衰子產鑄書識者譏焉亦皆出於不得已也秦漢以降科
條日繁下逮隋唐比例愈密柴氏有國爰命臣下刊爲刑
統或者以其文義簡古可亞六經治獄之吏咸所誦習寔
百代不易之典夫愚民雖無知終不敢蹈水火觸豺虎者
知其爲已害也律令格式之文動踰千萬參比議論之則
纖粟易差老於文案者或莫盡識故科制雖詳猶有冒憲
網罹禁辟者政以義例深晦未能盡知耳傅霖彙爲詞賦

已爲利益東原郟君又從章析而韻釋之律義昭燦灼然
明白其隱恤之念益以網維政治推廣古人忠厚之意其
用心亦仁矣昔九鼎鑄而民不逢神姦春秋修而亂賊懼
是書流行搢紳得之罔有輕重出入之失黎庶得之自無
抵冒觸犯之辜將使化淳俗厚馴致刑措者繫是書之助
故爲敘其大槩云延祐三年正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趙
孟頫序

查氏手跋曰宋史藝文志刑統賦解四卷不詳作者姓名
晁公武讀書後志著錄者二卷云皇朝傅霖撰或人爲之
注則傳乃宋人非元人也趙文敏序云東原郟君章析而
韻釋之而不稱載其名則郟必元人竹垞概以爲宋人者
亦訛此本爲古林曹氏藏本甲午五月余從西吳書估購

得之初白老人查慎行志

刑統賦疏一卷

元人抄本

元沈仲緯撰

是書取傳賦而爲之疏章分句析訓釋綦

詳疏文後每條有直解通例兩門直解者櫟括疏文以一二語該之也通例者則取有元一代斷罪條例以爲之證可與大元典章及元史刑法志相參考明洪武時江西蕭岐字尚仁嘗取刑統賦引律令爲之解體例與是書合今蕭氏之書已佚而前乎蕭氏者乃巍然獨存謂非沈氏之厚幸歟是書傳本絕稀自來儲藏家無著錄者此本尙是元人舊抄宜珍秘之第四韻矜其稍遠則不舉輕乎不糾下脫正文十句從邨氏本補沈疏則無從考矣

刑統一書猶春秋之例議也罪有輕重之情加減之法而不以律意參之刑罰不中而民無措手足矣三代刑書不見於今象刑讀法之典不行於後世酌古準今而律以唐爲本卽其全文博而寡要也不觀其會通膠於一定而無變也故詳於法者爲難而精於法外之意爲尤難得其意於律有未備者可擬也徒守其文在律之所已定者不足以該其情也此傳霖設爲問答之辭所以申公法而原律意者將以敬民命於議刑之際耳吾友沈仲緯以儒飾吏以詩書用律欲自信於謹毋害也乃釋傳書作爲明解前疏文義後引律條證據精詳情義昭著舉常該變而一以仁恕爲本不刻不汎咸通正中明啓而胥占之天下獄情卽是書無難辨者賢哉其用心也人得是書不惟知有所畏而亦知有所警有畏則不犯於法有警則不入於法是

書之行將有堯舜其民三代其俗者在人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易於明罰勅法以難言之欲其明也書以明刑昭教以欽恤言之欲其敬也獄不可以不得其情獄得其情可謂明矣苟自喜之心生則非式敬爾由獄者惟內惟貨惟來一出於此書之外則孰無此書哉惟事神之心治民余於仲緯益信其爲著書也非徒托空言以自見也謾書以爲序後至元五年歲在己卯十二月廿日洛陽令俞渫刑定律有限情博愛無窮世欲以有限之律律天下無窮之情亦不艱哉漢初約法三章未幾九章遂至三百五十九章後代滋至一千五百三十七章何其所教之多也然情不能以數究則凡一千五百三十有七之數亦甚少耳唐襲隋律統爲十二乃約武德以來格勅二千八百六十

五爲七百一十一條使徒詳律不詳情則七百一十一與二千八百六十五孰爲多寡哉傅霖氏賦刑統設問答急急於原律究情君子猶有取焉耳故五刑十惡八議六賊七殺之法或輕或重或減或加極乎萬變而通者欲以索天下之情耳然是賦之出詩書者薄之而不讀市井雖讀而不能通其義苛察大吏且或妄引他比以殺人則霖之志荒矣吳中沈仲緯氏爲郡府掾獨能盡心於又事指明霖意取其刑賦章分句解又以本朝律款會而通之辨取其要無不中隙持論厚而詩書者樂聞演義白而俗胥所共曉析類例最精而大吏者取信書且梓而行矣求子敘吾聞注六經者誤而不得其意則其禍萬世經非不祥器而誤者如此刑爲不祥可使誤而不得其意乎仲緯慎於

慮是而人之誤書一出又烏有妄引殺人之患乎吾於仲
緯有媿也學經於筆削而屬比義例未能如仲緯之明以
教人也吾於仲緯實媿之至正元年賜進士會稽楊維禎
序

粗解刑統賦一卷 舊抄本

宋律學博士傅霖撰 **元**鄒人孟奎解

規矩者刑法之體刑法者規矩之用夫人外規矩則罹於
刑法矣蓋執法者可不知所畏哉大抵古人用心於刑法
者莫非齊人於規矩之域歟律學博士傅先生擇律爲賦
舉綱立法列韻分條對偶問答而律法可尋賊罪輕重而
尊卑易曉使人熟讀玩味久則自然貫通其用心也不淺
矣前輩律士詳論精微發明蘊奧或文或歌無不備具惜

乎泥於傍蹊曲徑巧於贅辭強解殊使初學之上驟不能
知展轉昏晦難明而失其本意思也孤陋無學敢誤後人
而以俗語粗解故不揣也然世之蹈規矩而明刑法者幸
勿以畫虎效顰爲哂皆至正庚辰仲夏鄒人孟奎文卿自
序

夫刑之有律猶樂之有律也樂之律以求聲氣之和刑之
律以定賞罰之當其有關於世道博矣舊律學博士傅霖
韻唐律爲賦鄒邑孟氏文卿略加箋注然後大義數十炳
如日星其用心亦懃矣觀者幸勿以爲粗解而略之至正
壬辰仲秋前鄉貢進士沈維時謹題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一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二

子部

醫家類

靈樞經十二卷 元至元刊本

唐王冰偽托黃帝內經十八卷之九也

目錄後有至元

己卯古林胡氏新刊一條卷一後又有至元庚辰葛節古

林書堂印行兩行

黃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七卷

抄本 從道藏本傳錄

周盧國秦越人撰

宋

臨川晞范子李駟子埜句解

隨句

箋釋故云句解

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莫若兵與刑然兵刑乃顯然之生殺人皆可得而見醫乃隱然之生殺人不可得而見年來妄

一男子耳不聞難素之語口不誦難素之文濫稱醫人妄用藥餌誤之於尺寸之脈何啻乎尺寸之兵差之於輕重之劑有甚於輕重之劑予業儒未效惟祖醫是習不揆所學嘗集解王叔和脈訣矣嘗句解幼幼歌矣如八十一難經乃越人授桑君之秘術尤非膚淺者所能測其秘隨句箋解義不容辭敬以十先生補註爲宗祖言言有訓字字有釋必欲學醫君子口誦心惟以我之生觀彼之生自必能回生起死矣何至有實實虛虛醫殺之譏吁醫有生人之功如此豈不賢于兵刑之生殺哉時大宋咸淳五年歲次己巳孟春臨川晞范子李駒子埜自序

黃帝八十一難經盧國秦越人所撰史記列傳曰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楊雄所謂扁鵲盧人是也假設問答以釋

疑難之義凡八十一篇故謂之八十一難經醫經之興始於黃帝故繫之黃帝焉以明其義皆有所受之而非私智曲說也今世所傳雖有呂廣楊元操註釋皆淺陋濶畧而又汨之以異端之說近代爲之註者率多蕪雜無足觀焉是故難經奧旨闇而不彰醫者莫能資其說以施世也余讀其書輒妄意古人言爲之義解又于終篇撮其大法合以素問論而圖之而楊元操之註有害義理者指摘而詳辯焉然後切脈之綱要粲然可觀醫者考之可以審是非而闢邪說矣

傷寒論注解十卷

影寫金刊本

漢張

仲景述

晉

王叔和撰次

金

成無已注解

夫前聖有作後必有繼而述之者則其教乃得著于世矣

醫之道源自炎黃以至神之妙始興經方繼而伊尹以元
聖之才撰成湯液俾黎庶之疾疾咸遂蠲除使萬代之生
靈普蒙拯濟後漢張仲景又廣湯液爲傷寒卒病論十數
卷然後醫方大備茲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晉太醫令王
叔和以仲景之書撰次成敘得爲完秩昔人以仲景方一
部爲衆方之祖蓋能繼述先聖之所作迄今千有餘年不
墜于地者又得王氏闡明之力也傷寒論十卷其言精而
奧其法簡而詳非寡聞淺見所能蹟究後雖有學者又各
自名家未見發明僕忝醫業自幼徂老耽味仲景之書五
十餘年矣雖粗得其門而近升乎堂然未入於室常爲之
慊然昨天眷間西樓解后聊攝成公議論該博術業精通
而又有家學注成傷寒十卷出以示僕其三百九十七法

之內分析異同彰明隱奧調陳脈理區別陰陽使表裏以
昭然俾汗下而灼見百一十二方之後通明名號之由彰
顯藥性之主十劑輕重之攸分七精制用之斯見別氣味
之所宜補瀉之所適又皆引內經旁牽衆說方法之辨莫
不允當實前賢所未言後學所未識是得仲景之深意者
也昔所謂慊然者今悉達其奧矣親覲其書誠難默默不
揆荒蕪聊序其畧時皇統甲子歲中秋日洛陽嚴器之序
張仲景所著傷寒論聊攝成無己爲之註解言意簡詣援
引有據直本仲景之旨多所發明非醫家餘書傳釋比未
及刊行而成君不幸去世此書間闕流離積有歲年竟自
致于退翁先生若成君之靈宛轉授手然退翁旣愛重其
書且憤舊註之淺陋蕪駁也遽欲大傳於世顧其力有所

不贍又不忍付非其人苟以利爲也每用鬱悒事與願違
俯仰逾紀近因感念慨然謂所知曰吾年逾從心後期難
必誠恐一旦不諱因循失墜使成公之志湮沒不伸吾亦
抱恨泉壤矣遂斷意力爲之經營購募有所不避歲律迄
周功始克究嘻是書之成也成君得所附託退翁私願獲
畢相與不朽矣此其所以屬予爲序歟不然則退翁清節
素著其筆耕餘地足樂終身豈以遲暮之年遑遑然爲庶
人計哉退翁道號也姓王名鼎字大來詩筆之妙莫不推
仰至於內行過人世未必盡知也大定壬辰重陽日承議
郎行澠池令魏公衡序

古有言曰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傷寒之書莫出於仲景
蓋仲景之書意深理奧非夫明經絡曉運氣達藥性於運
氣之用者則莫得而擬議也如晉之王叔和止銓次而已
唐之孫思邈亦間或引用而必欲尋其發明之意皆不可
得矣又如宋謝復古之注則疑信未明朱奉議之集則簡
畧不備今者聊攝成無已先生注解內則明人之經絡外
則合天之運氣中間說藥之性味深造運氣之用錯而綜
之以釋其經由是仲景之意較然大著噫若先生早生於
世豈特使向之注集者闕筆抑亦使病者不致橫夭百數
年間可勝計哉今此書旣已鏤板好事君子宜探其命工
刊行之本意焉無忽爲幸大定壬辰九月望日武安布衣

王緯序

此書乃前宋國醫成無已注解四十餘年方成所謂萬全
之書也後爲權貴挈居臨潢時已九十餘歲矣僕曩緣訪

尋舍弟親到臨漢寄迹鮑子暉大夫書房百有餘日日擊
公治病百無一失僕嘗求此書公云未經進不可傳既歸
又十七年一鄉人自臨漢遇恩放還首遺此書不覺驚歎
復自念平日守一小學於世無毫髮補欲力自刊行竟不
能就今則年逾從心晚景無多兼公別有明理論一編十
五年前已爲邢臺好事者鏤板流傳于世獨此書沉墮未
出僕是以日夜如負芒刺食息不遑遂於辛卯冬出謁故
人以干所費一出而就何其幸也或曰非子之幸世之幸
也醫者得以爲矜式好事君子得之亦可與醫家商畧使
病人不伏枕而愈乃此書駕說難素之功也於世豈小補
哉大定壬辰下元日真飛退翁王鼎後序

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十二卷

明初抄本

晉元晏先生皇甫謐集 後有熙寧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進呈奉聖旨鏤板施行一條後列富弼趙抃等銜名末有
題識云正統六年琴川永惠堂俞氏家藏

新刊王氏脈經十卷

影寫元刊本

晉王叔和撰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秘閣判登聞檢院

上護軍臣林億等類次 目錄後有天歷庚午歲廣勤葉

氏刊本記

林億等校定脈經序曰臣等承詔典校古醫經方書所校
讐中脈經一部乃王叔和之所撰集也叔和西晉高平人
性度沈靖尤好著述博通經方精意診處洞識修養之道
其行事具唐甘伯宗名醫傳中臣等觀其書敘陰陽表裏
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

八脈以舉五臟六腑三焦四時之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
紊使人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爲主詳悉咸可按用其
文約其事詳者獨何哉蓋其爲書一本黃帝內經間有疎
畧未盡處而又補以扁鵲仲景元化之法自餘奇怪異端
不經之說一切不取不如是何以歷數千百年而傳用無
毫髮之失乎又其大較以謂脈理精微其體難辨兼有數
候俱見異病同脈之惑專之指下不可以盡隱伏而乃廣
述形證虛實詳明聲色王相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故得
十全無一失之謬爲果不疑然而自晉室東渡南北阻隔
天下多事於養生之書實未皇暇雖好事之家僅有傳者
而承疑習非將喪道真非夫聖人曷爲釐正恭惟主上體
大舜好生之德玩神禹敘極之文推錫福之良心鑒慎疾

之深意出是古書俾從新定臣等各殫所學博求衆本據
經爲斷去取非私大抵世之傳授不一其別有三有以隋
巢元方時行病源爲第十卷者考其時而繆自破有以第
五分上下卷而撮諸篇之文別增篇目者推其本文而義
無取稽是二者均之未覩厥真各秘其所藏爾今則考以
素問九墟靈樞太素難經甲乙仲景之書并千金方及異
說脈之篇以校之除去重複補其脫漏其篇第亦頗爲改
易使以類相從仍舊爲一十卷總九十七篇施之於人俾
披卷者足以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無待飲上池之水
矣臣等謹上

王叔和自序曰脈理精微其體難辨絃緊浮芤輾轉相類
在心易了指下難明謂沉爲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爲遲則

危殆立至況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脈者乎夫醫藥爲用性命所繫和鵠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問而遺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述奧而不售遂令末學昧於原本執茲偏見各逞己能致微疴成膏肓之變滯固絕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陀經論要訣合爲十卷百病根原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其王阮傳戴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悉載錄誠能留心研窮究其微頤則可以比蹤古賢代無天橫矣

天地以生物爲心故古之聖賢著書立論教人以醫而濟人之生也得其書而自秘者豈天地聖賢之心乎夫治病莫重於明脈脈法無出於王氏脈經之爲精密□堂□□

不顧自秘先以針灸資生經梓行矣今復刻脈經與衆共之庶以傳當世濟人之道其無負古人著書之意云時天歷庚午仲夏建安葉日增誌於廣勤書堂

郡齋讀書志曰王叔和脈經十卷右晉王叔和撰按唐甘宗伯名醫傳曰叔和西晉高平人性度沈靜博通經方精意診處尤好著述其書纂岐伯華陀等論脈要訣所成敘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脈五臟六腑三焦四時之病纖悉具備誠可按用凡九十七篇皇朝林億等校正

太平聖惠方殘本三卷

宋刊本

宋王懷隱等奉勅撰

原本一百卷今存眼齒兩類三卷

卷數經書賈利改妄填一二等字原書卷第不可考矣

郡齋讀書志曰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右太宗皇帝在潛邸日多蓄名方異術太平興國中內出親驗者千餘首乃詔醫局各上家傳方書命王懷隱王祐鄭彥陳昭遇校正編類各於篇首著其疾證淳化初書成御製序引

直齋書錄解題曰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太平興國七年詔醫官使尚藥奉御王懷隱等編集御製序文淳化三年書成

聖濟經十卷

明刊本卷七至十抄補

宋徽宗御撰辟雍學生昭武吳禔注 分十篇四十二章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俱著錄近則久無傳本此本從四美堂書坊殘書中搜得之闕卷七至十聞士禮居藏有舊抄足本介何君夢華假錄四卷始爲完

書云

徽宗御製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己人之疾者陰陽相照相益相治四時相待相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人生其間繇于陰陽復于四時制于五行平則爲福有餘則爲禍淫則爲疾惟非數之所能攝而獨立于萬形之上非物之所能制而周行于萬有之內爲能以道御時以神用數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昔者黃帝氏蓋體神而明乎道者也問道于廣成見大塊于具茨而自親事于法宮之中垂衣裳作書契造甲子定律歷所以成天下之亹亹者雖若風后力牧常先大鴻奉令承教之不暇而不可跂及然且嘆世德之下衰憫斯民之散朴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至

于逐妄耗真曾不終其天年而中道以夭迺詢岐伯作爲
內經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言與典墳相爲表裏而
世莫得其傳至號爲醫者流此與謂易爲卜筮者何異朕
甚悼之自繼述以來兢兢業業夙夜不敢康萬機之餘細
繹訪問務法上古探天人之頤原性命之理明營衛之清
濁究七八之盛衰辨逆順鑒盈虛爲書十篇凡四十二章
名之曰聖濟經使上士聞之意契而道存中士攷之自華
而撫實可以養生可以立命可以躋一世之民于仁壽之
域用廣黃帝氏之傳豈不美哉嗚呼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風淫末疾雨淫腹疾陰陽之寇外傷其形有如此者意傷
于憂悲而支廢魂傷于悲哀而筋攣魄傷于喜樂而皮槁
志傷于恚怒而不能俛仰情僞之感內傷其真有如此者

積虧成損積損成衰患固多藏于細微而發于人之所忽
益止于畎澮而損在于尾閭戒之慎之疾成而後藥神醫
不可爲也若乃推行道術輔正而去邪立學建官羣多士
而教養廩無告拯病苦而瑾其亡沒則布之政令載在有
司此不復敘

郡齋讀書志曰御製聖濟經十卷右徽宗皇帝所製也政
和八年五月十一日詔頒之天下學校九月二十四日大
司成李邦彥等言乃者從侍臣之請令內外學校課試于
聖濟經出題臣等竊謂今內經道德經旣已選博士訓說
乞更以聖濟經附二經兼講從之

重校證活人書十八卷

影寫宋刊本

宋朱肱撰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十八卷與此本合郡齋

讀書志及進表皆云二十卷未詳孰是

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分爲兩卷倉卒難檢耳及至濰陽又見王先生云活人書京師成都湖南福建兩瀾凡五處印行惜其不曾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爲參詳改一百餘處及并證與方爲一卷因命工于杭州大隱坊鏤板作中字印行庶幾緩急易以檢閱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聚落悉爲改證使人讀誦廣說流布不爲俗醫妄投藥餌其爲功德獲福無量政和八年季夏朔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

進活人書表曰臣聞鍾山非矯幽人躡屩於深林衡岳雖遙志士獻書於北闕蓋行藏之有數非狂狷所能知

中謝

伏念臣出自鄙屋之微嘗奉大廷之對昔爲冗吏今作閑人乃因三餘著成百問上稽伊尹湯液之論下述長沙經絡之文詮次無差搜羅殆盡從微至著蓋不可加亘古及今實未曾有載在簡冊圖之丹青思欲膠口而不傳大懼利已而無益恐先朝露虛棄寸陰學古入官旣無裨於國論博施濟衆庶或廣於仁風伏惟皇帝陛下經緯之文出自天縱紀綱之治成于日躋疆宇開拓於版圖弦歌洋溢乎天下棲神內景屬意生民收拾人材凡片善寸長皆有所用勤卹民隱雖沉疴垂老各安其居玉燭亘天以流離朱草填廷而委積湛恩滂沛溫詔丁寧致茲正園一介之愚亦効涓埃萬分之助歲明大道敷奏彌文楊雄所懷以旣章蔡澤沒齒而無憾重惟道途修阻巾笈護持未免客

朝焉令鬼泣顧因果之有在茲俯仰而不慙儻合宸衷自
警輿議特羈縻於丹竈徒景仰乎公車謹遣男遺直賈臣
所撰書一函八策共二十卷躬詣檢院投進以聞委有觀
采伏乞宣付國子監印造頒行如臣學植淺陋違戾於經
卽乞委官參詳然後布之天下以福羣生臣無任干天冒
聖激切屏營之至政和元年正月一日奉議郎致仕臣朱
肱謹上

謝表

謝啟

郡齋讀書志曰南陽活人書二十卷右皇朝朱肱撰序謂
張長沙傷寒論其言奧雅非精于經絡不能曉會頃因投
閒設其對問補苴綴輯僅成卷軸作于己巳成于戊子計
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六字

直齋書錄解題曰南陽活人書十八卷朝奉郎直秘閣吳
興朱肱翼中撰以張仲景傷寒方論各以類聚爲之問答
本號無求子傷寒百問方有武夷張藏作序易此名仲景
南陽人而活人者本華陀語也肱祕丞臨之子中書舍人
服之弟亦登進士科

傷寒九十論一卷

舊鈔本

宋白沙許叔微知可述 先列病證後論治法剖析頗精
是書諸家書目俱未著錄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叔微書屬辭簡雅不諧於俗故明以來
不甚傳布是則因傳本稀少故藏書家俱未之見歟陳振
孫曰叔微有傷寒治法八十一篇未知卽此書否

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四卷 元至大刊本

宋建寧府通守錢聞禮撰 案至元嘉禾志紹興三十年

梁克家榜有錢聞禮未知即著是書者否前一卷為傷寒

解惑論宋龍溪隱士湯尹才撰是書宋史藝文志文淵閣

書目俱著錄分九十三類每類括以七言歌訣以便記誦

注亦頗為詳核

雜病有治法傷寒無定方蓋□□□變於俄頃非他疾比

也精是技者曠千載惟張長沙一人孫真人著千金探頤

鉤微亦特於仲景法推廣之耳宋宣和間宋朝奉 眩進活

人書及歸中途猶有餘論以是見盡美盡善為難也雖然

業醫者心誠求之亦思過半矣神聖工巧則存乎其人湯

氏錢公又作解惑論百問歌彙析條分使用藥者如執兵

捕寇明指其巢穴掃清之數君子之用心仁矣蓋朱公乃

長沙太守之忠臣錢倅又朱朝奉之忠臣也繁人之生六

氣不齊而七情汨之苟失其養則疾生焉世之醫者以數

君子之心為心善用其書使含靈不至夭枉同躋壽域其

仁豈不博哉市肆刊書節畧舛訛藥方又關繫最重者曹

君仲立目擊斯敝取而精刻之惟恐是書誤人之披閱也

迹其存心又數君子之忠臣矣可不謂賢乎仲立冀人隨

其伯父遊宦江南撫其弟而教之不翅猶已子以慰其伯

父地下之靈此尤人之所難能蓋薰陶唐氏之遺風其所

漸深矣不賢而能如是乎予故樂書之且以敦薄俗云至

大已酉瞻月圓日武夷詹清子子敬序

解惑論之作非務新奇而沽世譽也一本於仲景之正經

且仲景之書昔人以金匱名之其貴重如此無求子謂孫思邈未能詳仲景之用心夫如是豈庸人粗工能窺其髣髴哉愚因三餘將傷寒或兩證相近而用藥不同者或汗下失度而辨證不明者冷厥熱厥之異宜陽毒陰毒之異候其間錯綜互見未易槩舉輒修舉而別白之庶幾洞曉亦足以見解惑之深意焉乾道癸未中秋日龍溪隱士湯尹才謹序

漢張仲景著治傷寒一書極為詳備議論精審處方至當後之醫家據是說以治療萬不失一華陀謂此書可以活人信不誣矣噫今之世所庸醫不究古聖賢所論陰陽虛實治狀不明脈理不識病證以意測度妄投湯劑殺人者多余得此論一儒者潛心醫術自仲景以下集諸家之

善表而出之名曰解惑論俾醫者不失於謬誤病者不至於橫夭其傷寒治法之要妙又盡善矣余惜是書世所未見故錄本用廣其傳此論豈止解惑乃治傷寒之指南也

淳熙壬寅孟夏望日韓玉書

醫學啟源三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本傳錄

易水潔古老人張元素著 元素有病機氣宜保命集

傳本較多是書自敏求記外無著錄者金吾編輯金文因是書有蘭泉張建一序購訪十餘年不獲甲申春讀士禮居書目見有是書亟假歸錄副為狂喜者累日

先生張元素潔古易水人也八歲試經童二十七經義登科犯章廟諱出落於是怠仕進遂潛心於醫學二十餘年雖記誦廣博然治人之術不出時右其夜夢人持柯斧長

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見其題曰內經主治備要
駭然驚悟覺心痛以爲凶事也不敢語人自是心目洞徹
便爲傳道軒岐指揮秦越也河間劉守真醫名貫世視之
蔑如也異日守真病傷寒八日無下證頭疼脈緊嘔逆不
食門人侍病未知所爲請潔古診之至則守真面壁不顧
也潔古曰視我直如此卑也診其脈喻之曰脈病乃爾是
初下某藥犯某藥味乎曰然潔古曰差之甚也守真遽然
起曰何謂也潔古曰某藥味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散
也今脈云云當以某藥治之守真懇首大服其能一服而
愈自是名滿天下潔古治病不用古方但云古方新病恐
不相宜反以害人每自從病取方刻期見效藥下如攫當
時目之曰神醫暇日緝集素問五運六氣內經治要本草

藥性名曰醫學啟源以教門生有醫方三十卷傳于世
壬辰遺失不存所存者惟醫學啟源真定李明之門下高
弟也請予爲序故書之蘭泉老人張建吉甫序

新刊惠民御藥院方二十卷 元至元刊本

元御藥院編集

案太醫一官歷代分隸門下殿中諸省

及太常寺宣徽院元始別爲一署無所隸屬又別置御藥
院掌受各路進獻藥品修造湯煎等事高鳴序曰提點太
醫榮祿許公暨二三僚友取御藥院壬寅所刊方書板正
其訛補其闕求其遺亡而附益之壬寅爲蒙古太宗皇后
尼瑪察氏稱制二年宋理宗淳祐二年也越二十五年至
元丁卯而許公爲之增補重刊分十七門凡一千七十二
方卷五檳榔圓下注泰和五年御直馮元童傳奉聖旨降

到檳榔丸方一道便交合者卷七半夏利膈圓下注崇慶
元年改作檳榔利膈圓卷九兩炒圓下注大安三年本院
劉仲珏改用姜湯送下卷十酸棗仁煎下注興定五年權
直長張古以藥稠難濾添酒半升卷十六載明昌貞祐間
醫驗二事若是則此書蓋金源舊本而遞有增益者虞伯
生承天仁惠局藥方序稱採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冀致
君產育寶慶方序稱掇取御藥院雜病方是此書在元代
流布必廣有明以來傳本漸稀故自文淵閣書目外儲藏
家絕無著錄者此本尙是至元舊槧首尾完善洵醫書中
不易觀之秘籍也

聖朝以三代相生養之道域民於仁壽唯血氣之屬不能
無病又立醫師掌醫之政令如周制而加詳焉醫之術固
深大槩已效之方爲前人所寶藏者尤爲難得太醫提點
榮祿許公槩二三僚友取御藥院壬寅所刊方書板正其
訛補其缺求其遺亡而附益之將宏肆流傳俾人人如在
良醫左右余嘉其用心從而敘述之自仲景傷寒論論證
處方之後後世以方爲書者無慮數百家至御藥院號稱
大備蓋哀集諸家之善而增損持擇雖湯液齊和昭然無
纖芥畸忤殆與黃帝內外經扁鵲八十一難相表裏其功
用豈淺淺哉雲起太山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
格物君子請以是觀之至元丁卯八月九日翰林直學士
河東高鳴序

鍼灸四書八卷 影寫元刊本

元建安寶鑑

文淵閣書目著錄凡四種一曰流注

指微鍼賦金南唐何若愚撰集常山閻明廣注若愚明廣
仕履俱未詳案序云近有南唐何公撰指微論又云近於
貞元癸酉收何公所作指微鍼賦貞元癸酉金海陵王貞
元元年也則若愚明廣俱金人可知賦後卽附明廣子午
流注鍼經合三卷一曰鍼經指南一卷金寶傑撰傑字漢
卿肥鄉人宋金時有兩寶漢卿同時同名同字而且同以
醫顯金之漢卿仕至太師卽撰鍼經指南者宋之漢卿隱
居不仕卽寶桂芳之父也一曰黃帝明堂灸經凡三卷一
曰灸膏肓腧穴法一卷宋清源莊綽季裕撰宋史藝文志
著錄合四種爲鍼灸四書凡八卷桂芳序後有皇慶壬子
中元燕山活濟堂刊木記

鍼灸有劫病之功其言信矣鍼必明其孔穴灸必定其尺
寸孔穴明尺寸定則膏之上肓之下何患乎厥疾之弗瘳
歟在昔孫公真人有曰爲醫知藥而不知鍼知鍼而不知
灸不足以爲上醫必也藥與鍼灸三者俱通始可與言醫
已矣余先君漢卿公以藥與艾見重於士大夫如雨崑吳
憲與以借補憲司官醫助教之職達齋游憲親爲書其藥
室曰活濟堂至元丙子以來余挾父術遊江淮得遇至人
授以鍼法且以子午流注鍼經寶漢卿鍼經指南三書見
遺拜而受之珍藏玩味大有進益且喜其姓字醫術與先
君同也因是作而言曰南北有二漢卿姓同字同而爲醫
亦同也北之漢卿得時行道鍼法精於八穴以愈疾名顯
于世官至太師南之漢卿隱居求志惟以藥與艾推而積
活人濟世之陰功由是觀之則信矣南北氣質之不同而

達則爲相不達則爲醫亦其志之出處異矣今將面授鍼法已驗指南之書牛提舉所刊寶漢卿鍼經二本參究訂誤補遺與子午流注鍼經及家世所藏黃帝明堂灸經莊季裕所集灸膏肓穴法四者之書三復校正一新板行目是書曰鍼灸四書樂與四方醫士共寶之凡我同志留心是書則藥與針灸三者並通庶可進而爲上醫之士亦可無負於孫真人之垂訓歟謹書以紀此書之本末云至大辛亥建安後學靜齋竇桂芳序

流注指微鍼賦序曰竊以幼習醫業好讀難素辭理精微妙門隱奧古今所難而不易也是以針刺之理尤爲難解是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窮而通之積有萬端之廣近世指病真刺不務法者多矣近有南唐何公務法上古撰指

微論三卷探經絡之原頤針刺之理明營衛之清濁別孔穴之部分然未廣傳於世又近於貞元癸酉年間收何公所作指微鍼賦一通敘其首云皆按指微論中之妙理先賢祕隱之樞機復增多事凡一百餘門悉便於討閱者也非得難素不傳之妙孰能至此哉廣不度荒拙隨其意韻輒伸短說採摭羣經爲之注解廣今復採難素遺文賈氏并榮六十首法布經絡往還附針刺孔穴部分鈐括圖形集成一義目之曰流注經絡并榮圖歌訣續于賦後非顯不肖之狂述故明何氏之用心致念於人也自慮未備其善更俟明智仍懇續焉常山閻明廣序

無名氏鍼經指南序曰夫醫者以愈疾爲良其愈疾之理著妙乎鍼故知鍼者有決病之功立効之能且夫學鍼之

士宜審而刺之莫縱巨膽妄爲施設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要在定孔穴以精於心是以取神功而應於手信知除疴
見於目下決病在於手中是以軒岐開端越人知要素問
隱其奧難經彰其妙況爲針者豈曰小補之哉謹題

鍼經指南序曰人受陰陽以生足一歲之日有三百六十
肢節亦分三百六十有五穴象周天之度也若稽古神聖
成天之功立民之命爰作鍼法鍼某穴療某病手得之心
應之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盧扁尙無此法罕傳余
先人心友竇先生以鍼法活人甚多嘗著八穴真經演之
爲論爲贊鈎深索隱披洩元蘊後學之士得此一卷口而
熟讀之者思過半矣余于壬辰冬被旨來南遍歷閩中諸
郡求其所謂鍼法者皆不獲舊篋中得先生之遺書敬用

鈔梓以廣其傳先生名傑字漢卿古洛肥鄉人官至太師
以醫學傳于世云時貞元元年歲次乙未良月成和郎福
建等處官醫提舉燕山朱良能致之序

竇傑流注指要賦後序曰望聞問切推明得病之源補瀉
迎隨揭示用鍼之要予於是學自古迄今雖常覃思以研
精竟未鈎元而索隱俄經傳之暇日承外舅之訓言亡了
世紛續羅兵擾其人也神無依而心無定或病之精必奪
而氣必衰兼方國以亂而隔殊藥物絕商而那得訪歷市
而求方效不若砭力排疾勢旣已受教遂敏求師前後僅
十七年無一二真箇輩後避屯於蔡邑方獲訣於李君

名源

巨斯人以鍼道救疾也除疼痛於目前愈瘵疾於指下信
所謂伏如橫弩應若發機萬舉萬全百發百中者也加以

好生之念素無竊利之心嘗謂子曰天寶不付於非仁聖道須傳於賢者僕不揆遂伸有求之懇獲垂無吝之誠授穴之所秘者四十有三療疾而弗瘳者萬千無一遂銘諸心而著之髓務拯其困而扶其危而後除疼迅速若手帖破結浩奐如冰釋夫鍼者也果矣哉然念茲穴俞以或忘借其聲律則易記輒裁八韻賦就一編詎敢匿於已私庶共傳於同志歲次壬辰重九前二日題

無名氏明堂灸經序曰夫元黃始判上下爰分中和之氣爲人萬物之間最貴莫不稟陰陽氣度作天地英靈頭象圓穹足模厚載五臟法之五岳九竅以布九州四肢分彼四時六腑配乎六律瞻視同於日月呼吸猶若風雲氣血以類江河毛髮比之草木雖繼體於父母悉取象於乾坤

貴且若斯命豈輕也是以立身之道濟物居先保壽之宜治病爲要草口有木疴之力鍼灸有劫病之功欲滌邪口信茲益矣夫明堂者聖人之遺教黃帝之正經汜血脈循環明陰陽俞募窮流注之元妙辨穴道之根源爲臟腑權衡作經絡津要今則採其精粹去彼煩蕪皆目覩有憑手經奇効書病源以知主療圖人形貴免參差并集小兒明堂編類于次庶幾長幼盡涉安衢欲俾華夷同歸壽域云爾

灸膏肓腧穴法序曰口自許昌遭在狄之難憂勞艱危衝冒寒暑避地東下丁未八月抵渭濱感咳瘧旣至琴川爲醫妄治營衛衰耗明年春末尙苦胛腫腹脹氣促不能食而大便利身重足痿杖而後起得陳了翁家專爲灸膏肓

俞自丁亥至癸巳積三百壯灸之次日卽胃中氣平腫脹
俱損利止而食進甲午巳能肩輿出謁後再報之仍得百
壯自是疾證浸減以至康寧時親舊間見此殊切灸者數
人宿疴昔除孫真人謂若能用心方便求得其穴而灸之
無疾不愈信不虛也因考醫經同異參以諸家之說及所
親試自量寸以至補養之法分爲十篇并繪身指屈伸坐
立之像圖於逐□□後令覽之者易解而無徒寬之失亦
使眞人口穴濟□□仁益廣於天下也建炎二年二月十
二日朝奉郎前□□都總管同幹公事賜緋魚袋莊綽記
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 明永樂刊本

元羅天益撰

天益字謙甫藁城人謙甫受業東垣蓋升
其堂而入其室者是書採摭李氏精確之論益以諸家之

說而以己意彙括之實爲醫家至要之書卷一至三曰藥
誤永鑑卷四至二十曰名方類集卷二十一曰藥類法象
卷二十二至二十四曰醫驗紀述後附補遺一卷述外感
傷寒等證疑韓夷重刊時增葺者文淵閣書目焦氏經籍
志傳是樓書目俱著錄

太醫羅先生學於東垣李君源流於易水張君其道大行
懼夫二君之傳久而泯沒也集錄銓次而刻之梓者非一
編矣暇日攜成書四帙見示而曰且將板行一序毋吝縉
而閱之曰藥誤永鑑者知前車之覆恐後人蹈之也曰名
方類集者古今之方擇之已精詳而錄之使後人有所據
依也曰藥類法象者氣味厚薄各有所用證治增損欲後
人信之也曰醫驗紀述者遇如是病用如是藥獲如是效

使後人慎之也大抵皆仁者之用心抑論之天下之事辨之不明固有似是而非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況醫之爲道陰陽虛實千狀萬態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合四者而一之名曰衛生寶鑑夫鑑之本明其應物也無心乎妍醜而妍醜莫能捨得是書者誠能習而讀之玩而味之了然於心而無疑一旦臨用如鑑之虛明物來而應若妍若醜無纖毫之差其用豈不博哉不然未用時置之高閣倉卒間但備檢閱殆有辨之不明似是而非其所失不啻霄壤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殆非先生垂示後人之意也至元辛巳冬至日鄖城硯堅題于卷首

夫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爲難至著書垂訓冀後世必然之用者爲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予言初受簡席下東垣先生曰汝將爲爲人之學歟聞道之士乎請曰愚雖不敏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指乃所願也故十數年間雖祁寒盛暑親灸不少輒真積力久盡傳其私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疢不外乎陰陽變徵我能參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爲可爾用是以所得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審藥爲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爲一書題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理之所自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暑以酌其疾證之宜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已之治療與彼之深淺見其功效之實也僕平昔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爲我序之余聞醫之爲學古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以來難素靈樞

楊榮序 同上

金幼孜序 同上

蔣用文序 同上

韓夷重刊跋 同上

無名氏補遺序曰羅謙甫先生衛生寶鑑一書分門別類
纖悉具備惟治傷寒之法雖紀述一二而不全錄蓋以其
一門理趣幽深未易殫舉況其元機妙旨已備於仲景以
下歷代名醫書中先生之意欲使可醫者究心尋繹庶得
其奧今猶恐遐方僻壤臨病倉卒醫者欲求全書檢閱豈
可得乎故粗述仲景諸公治內傷外感經驗方并申暑方
附刊卷末名曰補遺庶免鹵莽滅裂之輩妄投七劑誤傷
於人耳若欲究其極致則仲景治外感三百九十七法一
百一十三方東垣治內傷初中末三法及歷代名醫方論
具有全書誠能刻意推求以施治療而全人生亦仁者之
用心也茲不能盡述云

活幼心書決證詩賦三卷 元至元刊本

元後學曾世榮編次 世榮字德顯一字育溪衡州人德

顯業醫三十年古今醫書讀之殆遍取其平日閱證用藥

之已效者著為方論纂為詩歌名之曰活幼心書上卷曰

決證詩賦凡七絕七十四篇賦一篇中卷曰明本論自胎

寒至小兒常安凡四十三論又拾遺八則下卷曰信效方

分子卷四曰湯散門曰圓膏門曰丹飲門曰金餅門門各

一卷又拾遺十四方古今言幼科者是書其津梁歟文淵

閣書目焦氏經籍志俱著錄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云二卷

蓋未見足本也

醫家惟小兒科爲尤難蓋自其能言而被病者猶可以問而知之而其未能言者不可知不可知也史言扁鵲入咸陽爲小兒醫然鵲之書多不傳其言有曰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鵲之術固不在於書歟信斯言也惟鵲爲可也夫醫不可以無書也太倉公乃亦以醫者意耳不肯爲書使倉公者常有於世焉雖無書可也知倉公之不常有何哉且吾聞學醫者與學儒無異儒者求聖賢之心法以有聖賢之書存焉耳醫無其書則軒岐之心法泯焉而不傳久矣又何由而學之故醫書之浩衍與儒書相埒殆又過之然板行於天下人得而有之者往往大方脈之書爲多彼爲小兒者每以專科自名或私得一方卽祖

子孫相傳世享其利它人萬金不願授也其肯與天下後世公共之哉育溪曾君用儒攻醫得戴劉二家之傳自少至老凡活人之幼者枚數不知幾何人在證處方皆超然衆醫之表乃以得之師傳者廣粹精覈爲活幼心書一編旣成不以私其家將以公之天下後世使爲其術者無學醫廢人之患凡人之幼皆有成人之望焉厚哉育溪之用心也人孰無此心哉皆能以育溪之心爲心則善矣雖然書本陳言心須活法或徒泥其書而不善用譬之兵家不知合變膠柱而調琴焉吾未見其可也昔臨安李立之者以小兒科擅名一時有嬰兒忽病瘖求治之立之令人乘高撲之地下以一衾盛之兒不覺大驚遂發聲能言問之曰此乳搖心也非藥所能療此活法之說也因附著之泰

定丁卯閏九月朔中議大夫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
司事副都元帥和尼赤序

育溪曾德顯儒家者流明小方脈幼幼之心不啻父母仁
人之用心也余家有襁褓童子感驚風疾居父母者咸憂
焉德顯乃不憚煩暑隨招隨至一視之口毋慮遂用對證
之藥療之藥未旣而效已隨之誠可嘉尙原其平昔用心
之勤集諸方書之經驗者著以成帙目之曰活幼心書夫
心者虛靈善應神妙不測主宰一身應酬萬事者也推廣
此心以及人及物使顛連無告者爲同胞癢疴疾痛者爲
同體乃刻諸梓以廣其傳非爲傳之余亦且傳諸後俾後
人亦能推此心以及人及物則活幼之心爲無窮也豈曰
小補哉天歷己巳八月廿又一日朝散大夫同知衡州路

總管府事廉公亮引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則當視天地萬物爲一體癢
疴疾痛舉切吾身仁者事也先儒謂醫家以手足痿痺爲
不仁斯言善在仁字蓋手足痺則氣脈不相通痛癢無所
覺心之生道息矣烏得仁况醫家之於嬰孩語言未足辨
脈理未足憑必能以心體之然後可以察其癢痛疴疾之
所在非志于仁者其能若是乎烝西曾君德顯儒而爲醫
幼從鄉先生李月山固已得儒學於心稍長從世醫劉氏
又能得醫學於心傳精讀醫經詳味藥性參前輩之奧議
伸自己之獨見有求必應不倦于貧集其平時論證與方
名曰活幼心書將與同志共之夫作書以述其心之所用
而且克廣其傳亦庶乎仁者之用心矣嘗觀其書則審證

施劑信有異乎人者五苓散在諸家正用之解傷寒溫濕暑毒霍亂而德顯於驚風痰搐瘡疹等疾通四時而用之前同知衡州府事胡省齋因其子驚風得愈問之曰五苓散何以愈斯疾乎德顯曰此劑內用茯苓可以安此心之神用澤瀉導小便小腸利而心氣通木得桂而枯足能抑肝之氣而風自止所以能療驚風施之他證亦皆有說省齋深然之此其善用五苓散也小兒驚風搐制醫者視爲一病輒以金石腦麝蜈蠶蛇蝎等劑投之非徒無益反激他證德顯則謂有因驚風而搐者有因氣鬱而搐者驚屬心風屬肝而鬱於氣者亦有搐陳氏所謂蓄氣而成搐者是也但未著其方余於驚風則隨證施治若氣鬱而搐者則用寬氣飲治之只以枳殼枳實爲主嘗因患搐者倉卒

求藥教服鋪家枳殼散而搐亦止病者深感之此又治畜之特見也其他緊證俱能究心用藥之奇盛效之速有未易縷述者寄寓予家將十年二孫藉其調護每識證於微眇制疾於萌芽其用心之溥非特於吾輩爲然蓋其篤志於仁重義輕利亦自讀書中來非可以庸俗例視也讀其方論因叙數語于篇端識者儻察予言必有知其用心者元貞乙未上巳日前太學篤信齋進士吳剛申謹書

吾鄉月山李先生博極羣書操行修潔最謹於義利界限媚學之子翩翩從之其誨諸生也不止於詞藝而已必勉以正心修身俾之有士君子之行德顯曾君從游者之一也居無何場屋之事廢於是以業儒者而業醫焉昔賢達則願爲良相窮則願爲良醫其心均在濟人耳醫豈細事

哉而幼幼之醫尤不易也蓋氣色微筋骨脆癢疴疾痛不可問而知他人止於面色指紋之間揣摩投劑德顯則切脉先之儻證陽而脉陰證陰而脉陽必治脉不治證精思詳究探本索原藥餌所施百不失一未嘗以病家之貴賤貧富而異用其心或遇窘乏太甚之家亦隨力捐貲濟其饘粥以故全活者衆德顯非饒於財者能推是心亦賢矣哉業醫三十年古今醫書讀之不輟今取其平日閱證用藥之已効者著爲方論纂爲詩歌名之曰活幼心書是心也恒心也測隱之心也心誠求之之心也對越天地神明而無愧矣且欲鍍梓以爲海內共之用心廣大可敬也夫余嘗觀趙德麟侯鯖錄有人得癰疽方甚奇寶而不傳後爲虎所食非天譴歟德顯心事若茲天必福之以誘世人

之善用其心矣德顯衡之丞西人號育溪名世榮德顯其字也丁未中秋邵清遺老七十翁羅宗之巨海南謹序

聞之先儒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大哉心乎其萬事之機括乎前乎千百世而上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此心也後乎千百載而下爲往聖繼絕學來者續

師傳亦此心也是心也以之活幼則有惻隱之真所謂乍

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者無非自此心中來宋

翰林侍御世醫戴克臣者徽宗朝名堯道活幼家師也取信當時

有聲朝野心以傳心得其妙者惟丞西高原劉茂先名祀自號

固窮山叟茂先之心其五世孫字直甫者名思道又深得之推其

所得隨施輒効亦可以見其用心矣然昔賢之學固以心而傳而昔賢之心非書又無以衍其傳況自開慶以來其

有散漫戴劉二公之心傳業不復見子生二公之後而無
默契乎二公之心蚤歲師事直甫于蘇有年面命心傳領
會多矣但念一宗醫書方論詩訣歲月寢遠卷帙不齊設
有危難未易檢閱吁得其心者敢不究其心哉明窗晝熏
短檠夜雨因就其遺書而精加編次繁者刪之缺者補之
書非可用不敢錄方非已効不敢收脫亡遺漏存十一於
千百上探三皇前哲之遺意下探克臣茂先之用心實則
吾心固有之理旁求當代明醫之法亦姑爲活幼一助云
耳遂名其書曰活幼心書書成客或難予曰醫者意也但
觀形切脈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何必一切求法書而且以
心書命之哉予曰不然予非有心於著述而求異於人也
不過推廣劉氏數傳之貞心以求契夫戴氏之初心耳朱

文公有言意者心之所發也書之所述豈非心之流行發
見者乎客唯而退於是乎書至元甲午菊節衡陽後學會
世榮德顯識

瑞竹堂經驗方十五卷

明刊本

元薩里彌實撰

前有王都中序從

文瀾閣傳抄本補

錄後有重刊經驗方序缺末頁撰人及刊刻年月俱缺序
云侍御尙賢田公按蜀重其神驗出示鄭方伯志道方伯
刻留藩省云云按四川通志天順時有巡按御史田斌景
泰時有布政使鄭宣當卽序所稱田鄭二公則是本殆天
順時所刊歟分十五門曰諸風曰心氣痛曰小腸疝氣曰
積滯曰痰飲曰喘嗽曰羨補曰瀉痢曰頭面口眼耳鼻曰
髮齒口咽喉曰雜治曰瘡腫曰婦人曰小兒凡十五門門

一 卷 四庫全書著錄五卷蓋從永樂大典錄出重編者
此則原書足本也

曩予誦范文正公良相良醫之言未嘗不歛衽嘉歎何則
良相輔弼元首治天下興利除害選賢任能使人樂其業
而吾仁之見諸事者足以澤被四方良醫導和人身療百
病脫疴起痼幹元色而開壽域使人安其生而吾仁之蘊
諸心者亦足以波及萬姓蓋出處之轍雖異而吾仁之用
則同君子不可斯須而忘吾仁則吾仁之在天下亦不可
勝用矣謙齋先生沙公志文正之所志學文正之所學輕
車埋輪繡文直指所至摧奸貪之膽拯生民之命由柏垣
而登薇府一以是心民以是厚今爲建昌守也殆將小試
龔黃事爲異日姚宋張本良相之効豈不著哉然公猶以

爲未盡乃退而考訂名醫方書常經驗者分門別類爲一
十五卷鉞梓郡庠因日其書曰瑞竹堂經驗方以惠斯世
噫如公之仁可謂至矣予故序諸篇端欲人人之誦此書
者不惟知公之心良於醫又當知公之志良於相二者皆
自公仁心一點中出王都中序

重刊經驗方序

殘闕

吳澄序曰人有恒言看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
可療斯言何謂也謂病之有方不難而方之有驗爲難也
盱江郡侯歷仕風憲民社愛人一念隨寓而見有仁心有
仁聞人之被其惠澤者奚翅百千萬而蒞官餘暇猶注意
於醫藥方書之事每思究病之所由起審藥之所宜用或
王公貴人之家或隱逸高人之手所授異方率和劑三因

易簡等書之所未載遇有得必謹藏之遇有疾必謹試之
屢試屢驗積久彌富守肝之日進一二醫流相與訂正題
曰瑞竹堂經驗方爰鋟諸木以博其施一皆愛人之仁所
寓也既仁之以善政復仁之以善藥孰有能如侯之仁者
哉噫世之醫方甚繁用之輒效者蓋鮮今之所輯悉已經
驗則非其他方書所可同也侯名薩德彌實瑞竹堂者往
時候插竹爲樊竹再生根遂生枝葉人以為瑞而侯以扁
其堂云 吳文正公集

瑞竹堂經驗方殘本五卷

元刊本

元薩里彌實撰

原十五卷今存卷四至卷八五卷

類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十卷

元刊本

元文江孫允賢編纂

醫方集成一書四方尙之久矣蓋所謂濟生拔粹宣明論
瑞竹堂張子和徐同知計方尤爲切要所不可遺本堂今
得名醫選取奇方增入孫氏方中俾得通貫名曰醫方大
成重新繡梓以廣其傳合衆流而歸一源使覽者便之不
必求之他書可也明醫之士幸共鑒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三

子部

天文算法類

新儀象法要三卷

影寫宋刊本

宋蘇頌撰

未有乾道壬辰九月九日吳興施元之刻本

於三衢坐嘯齋兩行

銅壺漏箭制度一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影寫

不著撰人名氏

紹興初韓仲通守明州造蓮花刻漏簽

判許堯昌為撰記銘淳祐時郡守顏頤仲刻之文淵閣書

目著錄

夫更漏箭壺高三尺徑一尺重四鈞其內別為銅浮蓮

以泛箭闕七寸高三寸重三十兩壺面盤徑一尺三

蘇書志卷二十三
八斤捧箭仙人重八斤床二十五兩前雀右虎各二斤 二斤二兩後龜一斤七兩皆銅爲之仙人坐盤中環以四 手捧小盤箭穿其中隨水之積以生時刻箭長三尺六寸 徑四分面各爲二十五刻晝夜四易而百刻同每時出盤心卽朱雀吐朱繫下銅盤以警守者盤連莖重四十三兩壺之前有益深一尺徑二尺五寸重二百斤以貯乾坤艮巽四時易箭之退水壺下有臺高七寸面徑一尺三寸重三鈞以承壺使鼈首吐水而登于盆箭揔二十五枝每氣用上下二箭二至各用一箭而始終之揔太史四十八箭之法也鼈負荷承下斛渴烏之水注壺中渴烏長一尺八寸水竅容一中芥子斛方一尺五寸深一尺二寸重七鈞傍臨唇一寸作螭首爲減水之穴

承以小斗斗長廣皆一尺重一百斤使斛水常平而均渴烏之水勢下斛之上木爲蓋又植一銅荷承上櫃渴烏之水烏竅稍大而長加二寸櫃長二尺深廣如下斛重二百八十斤櫃斛斗盆座皆冶鐵爲之櫃斛之下爲暗爐 置火以休漏布幕櫃上以濾水新舊相半否則小差遲速

龍眠李伯詩序

今四方無遠近知有四明刻漏者以王金陵之銘也南渡燬于兵火遺跡餘墨無所于考惟蓮花漏者 紹興末郡侯韓公仲通之新製也壺表具存銘識如故而挈壺無職則器之垢弊水之塵腐箭之遲速寔無毫釐分寸之差是舉一州之耳目視聽于一日四時之間皆爲守者誤之也余懼焉一日取籌箭試加測驗則昏明之候不啻差

一 中朔于是洗滌其器易小之中而一新之池壺不移而晨昏以正大小興居之節風雨晦明之候俾皆于是取則而無爽焉仍擇其稍通于歷者謹視以時使有常職庶乎亦足以盡吾之心爾又慮承襲之久易至舛戾乃取李龍眠刻漏之製併王之銘韓之刻並鑲于梓後之知爲政者當于此有攷云淳祐丁未授衣節日郡守龍溪顏頤仲書于進思堂

準齋心製几漏圖式一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影寫

宋孫逢吉撰

文淵閣書目著錄

昔挈壺氏之制漏壺也有四其一曰天池其二曰平水三曰受水四曰減水規模宏大惟可施之官府若夫燕居則煩矣近時雖有異製多是不準蓋推測不得其法故也只

知百刻平分殊不究水之昇降方其滿則速淺則遲差舛由此逢吉以心法創茲小壺因水之淺滿升降推測上契天運昏曉相符晝參日景夜應中星畧無頃刻之差尤且水之去來不露內可施之堂奧外可帶之舟車至于夙夜在公優游燕處皆可置之坐隅備知時刻之正最便宜士大夫出入起居之用豈云小補哉箭分兩面自卯至酉爲晝自酉至卯爲夜下卯酉之餘刻以備晝夜長短之候裝水之法遇早以濾水篩搭于壺口以新水和舊水濾入壺中但取接此時刻晝際晚亦如之或遇日出更以景輪圭格印證其端的無分毫爽器不洗濯則埃壒不除水不篩濾則塵垢成積或有滯澀當以猪髮透之此荆公明州刻漏銘所謂匪器則弊人存政舉者也凡晝夜百刻節序短

長日出爲晝日入爲夜發更皆在日入二刻半後攢點皆在日出二刻半前分界定數二十有五箭如冬至後自第一箭順數用之夏至後自二十五箭逆數用之却依日歷參照節候今序分晝夜更點昏曉之度圖述于後惟此小壺準的隨水校定功在一竅蕪孔竅微細僅通絲髮惟要澄濾水清畧無塵滓不滯水道爲佳上壺水滿則疾流注如線水至半壺漸遲將滴至下水淺其滴尤慢蓋水有重輕流有遲疾不可視之常流或有垢滯只可用猪髮穿透切不可用竹木與針動及竅眼纒畧有分毫侵損便成廢器切宜慎之如遇收拾須管拭抹乾淨常以猪髮穿透庶毋塞塞之弊也事宜畢備用贊古嚴準齋孫逢古敘

大宋寶祐四年丙辰歲會天萬年具注歷一卷

抄本

宋荆欽禮等算造具注頒行

前列是歲節氣時刻每月

每日下具注吉星凶星宜某事及人神在某處等類與今

時憲書大畧相同至所謂辟卦

大壯乾遯否

觀剝坤復

公卦 解革小畜咸履

損賁困大過中孚升

侯卦 需豫旅大有鼎恒

卿卦

晉蠱比井渙同人

睽 大夫卦

隨訟師家人豐節 萃无妄既濟蹇謙

則漢焦延壽分卦值日之法

也

太史局先準中書省劄子奉聖旨二十四氣氣應時令印造具單狀於歷日前連粘頒賜施行今據換授保章正充同知算造譚玉等依會天歷推算到丙辰歲氣節加時辰刻頒賜具如後

右宋寶祐四年會天歷保章正荆欽禮譚玉靈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歷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是

歲在丙辰元日立春田家諺所云百年罕遇者也按會天
歷初名顯天淳祐十二年太府寺丞張湜祕書省檢閱林
光世同師堯玉等推算畧見于宋史律歷志旣而寶祐改
元定名曰會天於是尤學士焞被命作序原授時之典歲
頒歷於萬國鏤板印行莫可數計然歲旣更無復存焉者
馬氏經籍志載金人大明歷正以其不易得也是本爲崑
山徐閣老公肅甫所藏余假之編修道積錄其副按南渡
以後自統元至會天歷名凡七改惟會天史稱闕其法試
繇丙辰一歲推之歷家可忖測而得其故已歲在屠維赤
奮若夏四月朔秀水朱彛尊跋

天文會元占二十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原書卷數無考今存三垣及畢楷參井

尾箕斗牛須女虛危鬼柳星張翼十六宿共二十卷是書
諸家書目無著錄者惟天一閣書目有天文會元十二冊
未知卽此書否中引景祐新書乾象通鑑增廣天文考異
宋天文書惟乾象通鑑尚有傳本餘俱久佚藉此得考見
大畧疑是宋元人舊帙宜珍秘之

數書九章十八卷

舊抄本

脈望館藏書

宋魯郡秦九韶

四庫全書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

出者此則原本也

周敎六藝數實戒之學士大夫所從來尚矣其用本太虛
生一而周流無窮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
世務類萬物詎容以淺近窺哉若昔推策以迎日定律而
知氣躡矩濬川土圭度晷天地之大圖焉而不能外況其

間總總者乎爰自河圖洛書闡發秘八卦九疇錯綜精微
極而至於大衍皇極之用而人事之變無不該鬼神之情
莫能隱矣聖人神之言而遺其粗常人昧之由而莫之覺
要其歸則數與道非二本也漢去古未遠有張蒼許商乘
馬延年耿壽昌鄭元張衡劉洪之倫或明天道而法傳於
後或計功策而效驗于時後世學者自高鄙不之講此學
殆絕惟治歷疇人能爲乘除而弗通於開方衍變若官府
會事則府史一二彖之算家位置素所不識上之人亦委
而聽焉持算者惟若人則鄙之也宜矣嗚呼樂有制氏僅
記鏗鏘而謂與天地同和者止於是可乎今數術之書尚
三十餘家天象歷度謂之綴術太乙壬甲謂之三式皆曰
內算言其秘也九章所載卽周官九數繫於方圓者爲重

術皆曰外算對內而言外也其用相通不可岐二獨大衍
法不載九章未有能推之者歷家演法頗用之以爲方程
者誤也且天下之事多矣古之人先事而計計定而行仰
觀俯察人謀鬼謀無所不用其謹是以不愆於成載籍章
章可覆也後世與事造始鮮能考度漫漫乎天紀人事之
微缺矣可不求其故哉九韶愚陋不閑於藝然早歲侍親
中都因得訪習于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學際時敵患
歷歲遙塞不自意全於矢石間嘗險懼憂荏苒十禩心槁
氣落信知夫物莫不有數也乃肆意其間旁諏方能探索
杳渺粗若有得焉所謂通神明順性命固膚末放見若其
小者竊嘗設爲問答以擬于用積多而惜其弃因取八十
一題釐爲九類立術具草間以圖發之恐或可備博學云

識君子之餘觀曲藝可遂也願進之於道儻曰藝成而下
是惟疇人府史流也烏足盡天下之用亦無普焉時淳祐
七年九月魯郡秦九韶敘且系之曰

昆崙旁礪道本虛一聖有大衍微寓于易奇餘取策羣數
皆捐衍而究之探隱知原數術之傳以實爲體其書九章
惟茲弗紀歷家雖用用而不知小試經世姑推所爲述大
衍第一

七精迴穹人事之紀追綴而求宵星晝晷歷久則疎性智
能革不尋天道模襲何益三農務穡厥施自天以滋以生
雨膏雪零司牧閔焉尺寸驗之積以器移憂喜皆非述天
時第二

魁隗粒民甄度四海蒼姬井之仁政攸在代遠庶蕃墾菑

日廣步度庀賦版圖是掌方圓異狀衰窳殊形衷術精微
孰究厥真差之毫釐謬乃千百公私其弊盍謹其籍述田

域第三

莫高匪山莫濬匪川神禹奠之積矩攸傳智創巧述重差
夕桀求之旣詳揆之罔越崇深廣遠度則靡容形格勢禁
寇壘仇壙欲知其數先望以表因差施術坐悉微渺述測
望第四

邦國之賦以待百事畷田經入取之有度未免力役先商
厥功以衰以率勞逸乃同漢猶近古稅租以算調均錢穀
河菑之并惟仁隱民猶已溺饑賦役不均宜得勿思述賦
役第五

物等斂賦式時府庾粒粟寸絲褐夫紅女商征邊糴後世

多端吏緣爲欺上下俱殫我聞理財如智治水澄源濬流
維其深矣彼昧弗察慘急煩刑去理益遠吁嗟不仁述錢
穀第六

斯城斯池乃棟乃宇宅生寄命以保以聚鳩功雉制竹簡
木章匪究匪度財盡力傷圍蔡而栽如子西素匠計靈臺
俾漢文懼惟武圖功惟儉昭德有國有家茲焉取則述營
建第七

天生五材兵去未可不教而戰維上之過堂堂之陣鵠鶴
爲行營應規矩其將莫當師中之吉惟智仁勇夜算軍書
先計攸重我聞在昔輕則寡謀殄民以幸亦孔之憂述軍
旅第八

日中而市萬民所資賈貿帶鬻利析錙銖蹄財役貧封君
低首逐末兼并非國之厚述市易第九

趙氏手跋曰數書九章十八卷宋淳祐間魯郡秦九韶撰
會稽王應遴董父借閣抄本而錄也子轉假錄之原無目
錄予爲增入皆萬歷四十五年新正五日清常道人趙琦
美記

術數類

太元經十卷

明嘉靖刊本

漢楊雄撰

晉范望叔明解贊

前有吳陸績述元一篇後

有說元五篇題唐宰相王涯廣津纂案郡齋讀書志曰說
元一卷唐王涯廣津撰凡五篇明宗一立例二揲法三占
法四辨首五直齋書錄解題同蓋完書也又釋文一卷注
云此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傳行于世非後

人之作也直齋書錄解題引之蓋自宋已不知作者矣

郝梁重刊跋

嘉靖甲申

太元集注十卷

抄本

宋司馬溫公注

前有讀元一篇後四卷則襄陵許翰所

注也仿韓康伯注繫辭例合溫公書爲十卷末附明徐禎卿等識語

張敦實之言曰子雲作太元以明易溫公作潛虛以明元則溫公之於子雲有深契焉能知元者非溫公孰集其大成哉近時太元傳本祇有晉范望解余家舊藏惠半農評閱本深譏晉人不識字注解多譌半農頗有駁正之處今觀集注已有先半農而言之者不誠勝于范注乎至是書原本已屬鈔本而此又從鈔本鈔出魚豕之疑知所不免

若卷首讀元一篇已取傳家集中所載者補其脫正其訛如薑鞫之正而爲萬物此卽宿疑頓破之一古書難讀于此益信云堯圖黃丕烈識

郡齋讀書志曰溫公太元經十卷右皇朝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文晉范望贊唐王涯注經及首測宋維幹通注陳漸演元吳祕音義七家爲此書自慶歷至元豐凡三十年始成其直云宋者衷也小宋者維幹也維幹漸祕皆國朝人

直齋書錄解題曰太元集注六卷司馬光撰自宋衷而下四家之外有直昭文館宋惟幹注天水尉陳漸演元司封郎吳祕音義通前凡七家集取其說斷以己意

又曰元解四卷元歷一卷右丞襄陵許翰崧老撰所解十

一篇通温公注爲十卷做韓康伯注繫辭合王弼爲全書之例也大抵元首加彖贊加爻案原本脫彖贊加三字今據文獻通攷補入測加象文如文言攤瑩規告如繫辭數如說卦衝如序卦錯如雜卦之類其於易也規規然擬之勤矣太元歷者亦翰所傳云温公手錄不著何人作

右數學

唐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 抄本

唐瞿曇悉達奉勅撰

張一熙跋 萬歷丁巳

譙子五行志五卷 抄本 從陳君子準藏舊抄本傳錄

唐漢陽真撰

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著錄言天文古

驗事讀書敏求記曰譙子不知何時人殆未之詳考歟

右占候

大易旁通天元賦八卷提綱一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蓋占課之書也

余讀書之暇蓋嘗覃思乎鴻濛未分之前混沌既判之後天地奠位日月代明四時行而百物生五穀熟而民人育皆日月之運也蓋日月麗乎天而隱乎天寒暑之所以相催晦明之所以迭用者莫不由此雖文字未生卦爻未畫日往月來而易固已行乎天地之間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詎不信乎是易也自伏羲既畫而爻象著文王周孔贊而理義明陰陽奇偶可揲而見吉凶悔吝可玩而推前乎千萬世之帝王弗能違也後乎千萬世之蒼蠹弗能外也豈連山歸藏可得而並列哉世道日降風俗日漓無

復聖人者出而易之道隱矣逮秦及漢傳其書者不過句讀而誦之訓詁以通之雖各自名家皆有義說歷魏迨晉其書散亡惟王弼鄭元得之於費氏者其傳至今未泯也他若楊子雲之太元邵堯夫之皇極司馬公之潛虛蔡仲默之皇極內篇亦皆著書立言以垂不朽然皆不附於易而邵子度越矣子雲書成當時以爲將以覆醬瓿雄曰使後世復有子雲則必好之矣然迄今未有好者豈後果無子雲耶堯夫書成手自緘題曰呈正堯夫豈當時果無可與其觀者下闕豈當時隱者不欲著名氏猶曰無是公烏有先生云爾烏有先生無是公云爾安得起若人與之論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虧剝復之相推否泰之反類以繼漁樵問答姑序其賦以致余之意云建陽鶴田叟蔣易師文

父序

右占課

新編四家注解經進珞瑜子消息賦六卷

抄本 從子謙臣藏
宋刊本傳錄

宋 保義郎監內香藥庫門臣王廷光宜春李全嘉禾釋曇瑩東海徐子平

四庫全書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

出者此則原本也

王廷光進書序

宣和五年

人倫大統賦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金張行簡撰元薛延年注

夫閱人之道氣色難辨骨法易明骨法者四體之幹有形象列部分一成而不可變欲識貴賤貧富賢愚壽夭章章可驗矣至于氣色通于五臟之分心爲身之君志爲氣之

帥心志有動氣必從氣從則神知神知則色見如蜂排沫
蠶吐絲隱現無常欲別旺相定休咎於氣色則見矣非老
於是者不能若精是術必究是書是書蔓延於世甚夥苟
不抉擇而欲遍覽猶入海算沙成功幾日善乎金尚書張
行簡人倫大統賦與芟諸家之冗繁撮百世之機要提綱
挈領不三二千言囊括相術殆盡條目疏暢而有節文辭
華麗而中理其心亦勤矣是以初入其門者未免鑽仰之
勞僕觸僭竊之非以鈔聞管見附註音釋其下仍括諸家
之善以解之目之曰音注集解庶使學者有所依藉然而
知面部分莫知適從亦徒勞耳面部圖世傳者多指龜爲鱉
近獲邵陽簿李廷玉所圖面部凡六其部分行運氣色骨
法紋痣至真且悉其義愈明而意愈彰可謂發蹤指示之

標的也故弁諸賦首庶學者披圖按賦相爲表裏決人吉
凶如示諸掌可謂胸中天眼不枯矣豈無補哉雖然獲兔
魚必由筌蹄能樂五教切學必興其藝有心於是而欲齊唐
舉之肩接許負之踵諒亦不能不自此始爾皇慶二年蒼
龍癸丑端陽日秋潭薛延年壽之序

右命書相書

三歷撮要一卷

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按月具載嫁娶求婚上官出行等吉日

所引萬通歷會要歷百忌歷具注歷萬年歷集聖歷撮要

歷集正歷廣聖歷及壇經彈冠必用等書今惟集聖歷宋楊

可載晁志百忌歷唐呂才撰彈冠必用宋周載陳錄餘俱無考

是亦選擇家之祕籍也

直齋書錄解題曰三歷撮要一卷無名氏又一本名擇日撮要歷大畧皆同建安徐清叟真翁云其尊人尚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

右陰陽五行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二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四

子部

藝術類

廣川畫跋六卷

舊抄本

宋道撰

琴六夫子據楊升菴刊本校補闕文

文獻通考云廣川書畫跋五卷陳直齋

下道撰今所錄之

本迺宋末書生傳寫誤

下於作相德作浙不可枚舉自一

陽節日

下午日輟卷華亭孫道明明叔謹識年六十

正乙巳十一月二十三日書于泗北村居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廣川畫跋一書世鮮傳本愛日廬中

藏有舊抄本是從元人孫道明本錄出者余曾借抄一帙

惜卷中多空格而末卷後四葉歲久紙敝每行未有脫去

三四字者及傳寫訛繆間有不可讀處惜無別本可校今
秋月霄又得明嘉靖間升菴楊氏刊本屬余校勘前有劉
大謨序後有升菴自叙第楊本訛繆亦多中脫文有連失
一二篇者及此文錯入他文之尾者二處惟六卷中脫字
尚全而舊抄亦有脫去全行者四五處皆據以補完亦快
事也至兩本字句异同處頗多而得失亦互見並錄之以
俟善讀者之自擇焉黃廷鑑校訖識

書苑菁華二十卷

舊抄本

宋 錢塘陳思纂次

古以書爲名如周官掌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名書于策
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必先識字不識字則無以
名物雖張顛草聖阿買八分猶爲不識字也臨安粥書人

陳思乃能集漢魏以後論書者爲一編曰書苑菁華豈不
可尚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鬪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
者又於此溯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名之
意則讀書爲文也其庶乎鶴山翁題

右書畫

漢官儀三卷

抄本

宋 劉敞撰

凡此書皆漢儀也故始爲戲者先置盆入金以象口錢非
劉氏不得王爲宗正及尚公主以象一姓漢自董仲舒言
歷者皆曰土德之運其數五五五二十五極矣故率二十
五擲乃一終局

吾幼年時集西漢士大夫遷官故事爲博戲仲原父爲之

序書遂流行及後四十五年予年六十爲亳州守得舊書閱之惜其少年讀書未能精熟未盡善也因復增損之然後該備吾年前後相望如此之久而嘻戲不異前時世言老人與小兒同豈謂是邪又佛說形有衰壞而識未嘗改於此効矣漢之仕宦異於今居官者輒累歲不數數遷徙故亦變改戲采令其相似又皆爲諸采定名令其雅而不俗可喜云

郡齋讀書志曰漢官儀采選一卷右皇朝劉敞撰刪取西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黜陟可戲笑者雜編之以爲博奕之一物

右雜伎

譜錄類

文房四譜五卷

抄本

宋武功蘇易簡太簡輯 卷一列仙傳條下脫四十二條卷二毛穎傳下脫魏傅公選筆銘卷三張彭祖條下脫九條其餘闕文譌字約有二百八十餘處 琴六夫子從何君夢華假崔夢山房振綺堂兩抄本按補

聖人之道天下之務充格上下綿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旣成身旣泰猶復孜孜于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于袁伯業今復見折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數載翱翔青雲綵衣朱紱光映里閭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

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東海徐鉉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于稗官道途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亦幾于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每其波者必討其源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也嘗觀茶經竹譜尚言始末成一家之說况世爲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閱書祕府遂檢尋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聞之通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

序則有騎省徐公述焉敢以胸臆之志復書于卷末云時皇宋龍集丙戌雍熙紀號之三載九月日翰林學士蘇易簡書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時出其家藏抄本屬校謬誤殆不可讀讐勘再三粗成句讀而中如文嵩四侯傳及墨譜中段溫贈答書狀十二首不見于他類書徵引者槩從闕如緣是錄副未梓己卯冬晤錢塘夢華何君云近得崔夢山房舊抄完本從之借校今春夢華携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過者狂喜欲絕鑑遂從兩本合校一過補卷一筆之雜說脫文四十二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硯之敘事九條其餘闕文錯字約計二百八十餘字其異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計焉是

書至是可稱完善矣特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雲勘對疑似之本相去又何如也拙經老人黃廷鑑識

名家類

古迂陳氏家塾尹文子二卷 宋刊本

周人尹文子著 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尹文子文獻通考著錄作二卷此本通為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是本分上下二卷猶是原書舊第可貴也

魏山陽仲長氏序 黃初末 殘闕

雜家類

白虎通德論十卷 元大德刊本 項氏萬卷堂藏書

漢元武司馬臣班固纂集 前有無名氏跋案是書為無

錫州守劉公平父鏗梓或即平父所識歟目錄後又有題辭云敬以家藏監本刊行是則平父所識無疑跋中論不敢改迎子劉一事云班固漢人去古未遠必有所祖假借通用未可盡知後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輕議班固之述作云云誠哉是言亦可見其篤信好古謹慎不苟矣漢時尚書立學官者凡四家曰歐陽氏曰大夏侯氏曰小夏侯氏曰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東漢未立學官止選高才生講習 師承各守訓解多岐至字句之異同見於釋文諸書者蓋難枚舉安知四家中不有作迎子劉者古書散亡百不存一敢據今日所見之本為定耶明遼陽傅鑰本改迎子劉為迎子釗並刪去此跋以後吳瑄程榮何允中胡文煥鍾惺諸本俱襲其謬沿誤至今不特無一人糾正且有以不改劉字為過於拘

泥者于此益歎平父之卓識爲不可及也

張楷序 大德九年

嚴度序 大德乙巳

無名氏跋

劉平父跋

獨斷二卷 明宏治刊本 葉石君藏書

漢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撰

呂宗孟刊板跋 淳熙庚子

劉遜重刊序 宏治癸亥

近事會元五卷 舊抄本

宋贊皇李上交撰

儒家者流誠資博洽天下之事散有本原苟道聽之未詳

則實圍而奚解實繁廣記以避無稽嘗謂經籍之淵頗易

探討耳目之接或難周知上交以退寓鍾陵靜尋近史及

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而下盡周人顯德之前擷細

務之所因庶閒談之引據如曰小不足講惜則包羞聊此

篇聯無誚叢脞凡五百事釐爲五卷目曰近事會元爾時

丙申嘉祐改元長至日也

太歲乙酉避亂于洋蕩之村居是年閏六月憂悶無聊遂

手書此二十日而畢是書是秦季公所藏余從孫岷自借

抄之七月初六日屏守老人記

芥隱筆記一卷 舊抄本

宋龔頤正撰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難古人固有耽玩典籍涉

獵書記窮年皓首貪多務得者矣然履常蹈故誦書綴文
趣耳目前不求甚解疑誤相傳莫通倫類漫無所考按也
檢討龔公以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
門下自六藝百家諸史之籍无所不讀河圖洛書山鏡冢
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家无所不記至於討
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訓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
推原是正俾學者知所依據此其間居暇日有得於一時
之誦覽者隨而錄之一號曰筆記若夫他日當大典冊渙
大號令則武夫感泣癯老扶觀當埒燕許輩秉太史筆褒
貶是非勸善懲惡凜然有遺直之風回視筆記特翰墨之
遊戲耳嘉泰改元孟冬旣望汝人劉董敬用鋟木于東甯
郡庠庶侈其傳

民獻揭來分教玉融荒陋絕少書籍間有闕疑无復訂正
一日使君袖出此書相與誦詠片言隻字音辨義明迺知
公之該博尤深於探討宜闡之以不艾後學公之學問殆
不止是俾來者窺一斑云茗溪雍民獻謹書

蘆浦筆記十卷

舊抄本

自序

嘉定癸酉

觀石林燕語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可謂博洽矣
而懷玉汪先生每事辨其誤信乎述作之難也昌詩讀不
多託子墨以自試好事者間欲得之而筆札或不給後二
年乙亥秋輟清俸餼梓于六峰縣齋非敢以傳世也亦願
聞其誤焉爾重陽日書

謝兆申跋

萬曆三十九年

古今考三十八卷

明正德刊本

宋鶴山魏了翁華父撰**元**紫陽方回萬里續

鶴山先生自序曰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爲據其所憶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攷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於訓詁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攷往夙古漢承秦弊大難旣解是無所往也而

昧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爲秦漢以後規模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寢遠寢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蓋不可攷矣姑卽漢紀隨文辨證作古今攷

右鶴山先生初藁所撰先生次子故大府卿浙西安撫使知臨安府靜齋先生家藏回客門下自淳祐十二年壬子於知吾州時入書塾咸淳丁卯國子正遭論寄家於先生之鶴山書院秋九月借親筆繹觀遂錄諸此所謂古今攷者僅成二十則而未竟所以今大全集不載謹錄二十則者於後以見夫前輩讀書用功有如此者而亦以見夫此書之不成遂使後學無繇攷知古今異同之變爲可惜也

靜齋謂鶴山之意以漢最近古用班固書帝紀隨句解釋則知古制之所以變者在於周末及秦而古制之所以不復者在乎漢之因秦之陋善學者從是而推之亦可髣髴其遺意云紫陽方回書

泰定甲子先君文英任監官州幙職時知州方公存心乃虛谷先生家子也間嘗論易蓋以先君深嗜易學者也每以魏文靖公十七家易集義爲言謂辭變象占乃易綱領而繇象爻象之辭畫爻位虛之別至反飛伏之說秉承比應之例一有不知則義理缺焉文靖公仲子靜齋先生知徽州時嘗以集義與九經要義同刊于紫陽書院墨本則藏于虛谷家南於侍旁猶及見之今亦已矣又以漢高之時去古未遠可復三代之舊惜乎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

遂使古制益不可攷故卽遷史本紀所載論其得失考禮樂制度名數作古今攷及著皇極經世書攷書成而皆未脫藁其未備者則虛谷先生續之知州悉出三藁以示先君嘆曰當宋之季真魏之學大鳴於南北讀書記乃義理之本根九經要義乃典故之淵藪誠學者所由入之門也今又得觀此二書則知文靖公之學實真切之學也豈習於簡陋者可窺測哉遂親校讐其故藁俾能書者謄寫二本擇楷者歸於知州圖壽諸梓以次本藏于家後十年知州來吳則知其所藏者皆燬于火又十年先君亦奄棄二書卒未能板行丙申兵興南家所留經世書攷亦失之僅有存者古今攷耳竊嘗攷之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建寧浦城人鶴山先生魏文靖公邛州蒲江人天下謂之真魏

同生淳熙五年戊戌同登慶元五年己未進士第同顯於
朝文靖公以權工部侍郎坐言事忤時相謫靖州囚繫閭
僻日從經史精研極討卧五溪窮處踰七年類聚成編遂
傳於時然不如是則後世焉得是書而讀之耶噫聖如孔
子天不使之居周公位大儒如濂洛諸賢天亦不使之得
行道於一時而使之立言於萬世其有以哉南晚生學疎
材下而力有所不逮未能卒成先君之志姑以古今攷與
世同志者抄寫數十本以廣其傳云至正二十年庚子十
一月甲寅後學周南拜手謹書於卷末

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泰定刊本

宋 浚儀王應麟伯厚撰 **撰** 卷末有孫厚孫宐孫校正慶元
路儒學學正胡禾監刊二條

牟應龍序 至治二年

袁桷序 泰定二年

自序

陸晉之序 泰定二年

右雜考

論衡三十卷 元刊明修本

漢 王充撰 **撰** 目錄後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國子監

補刊完木記卷一累害埜成丘山汚爲江河下一頁通津
草堂以下諸本俱闕

王充氏論衡崇文總目三十卷世所傳本或爲二十七卷
史館本與崇文總目同諸本繕寫互有同異宋慶歷中進
士楊文昌所定者號稱完善番陽洪公重刻於會稽蓬萊

閣下歲月既久文字漫滅不可復讀江南諸道行御史臺
經歷克莊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紹興路總管宋公文
瓚爲之補刻而其本復完充生會稽而受業太學閱書市
肆遂通衆流其爲學博矣閉門絕慶弔著論衡八十一篇
凡二十餘萬言其用功勤矣書成蔡邕得之祕之帳中以
爲談助王朗得之及來許下人稱其才進故時人以爲異
書遂大行於世傳之至今蓋其爲學博其用功勤其著述
誠有出於衆人之表者也嘗試論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
無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
能名也古昔聖人窮神知化著之簡編使天下之人皆知
其所以然之故而各有以全其才五三六經爲萬世之準
則者此也先王之澤熄家自爲學人自爲書紫朱雜廁瓦

玉襍揉羣經專門猶失其實諸子尺書人人或誕論說紛
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於是作論衡之書以爲衡者論
之平也其爲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見者
曉然知然否之分論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謂出於衆人之
表者乎然觀其爲書其釋物類也好舉形似以相質正而
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辯訛謬也或疑或決或信其所
聞而任其所見尚有不得其事實者况乎天人之際性命
之理微妙而難知者乎故其爲書可以謂之異書而不可
以爲經常之典觀其書者見謂才進而實無以自成其才
終則以爲談助而已充之爲書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論也
雖然自漢以來操觚之士焦心勞思求一言之傳而不可
得論衡之書獨傳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爲世之

所寶也且充之時去三代未遠文賢所傳見於是書者多矣其可使之無傳乎今世刻本會稽者最善克莊公爲之校正而補刻之傳之人人其與帳中之書戒人勿廣者可謂遼絕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陽韓性書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氏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弔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折衷此書爲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

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爲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宥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始于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爲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往往自守書櫝爲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踳駁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

討尋衆本雖畧經脩改尚互有闕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
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必
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爲主然後互質疑
謬沿造本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
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爲改正塗注凡一
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躔而軌道
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
止爲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之
士能無祕玩乎卽募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矜己
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後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
益也時聖宋慶歷五禩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
序

新刊王充論衡殘本十卷 元至元刊本

漢王充撰

是本合兩卷爲一卷凡十五卷闕六至十五

卷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埜成巨山汚爲江河下一
頁不闕

楊文昌序

韓性序

右王充論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帳中異書漢儒之所
爭覩轉寫旣久舛錯滋甚殆有不可讀者以數本俾寮屬
參校猶未能盡善也刻之木藏諸蓬萊閣庸見避堂舍蓋
之意乾道丁亥五月十八日會稽太守番陽洪适景伯書
至元六年良月重鈔于白雲方丈

封氏見聞記十卷 舊抄本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撰
文昌雜錄六卷 述古堂抄本

宋龐元英撰

每頁格闌外有虞山錢遵王述古堂藏書

一條

自跋

衛傳跋

却掃編三卷

先君子手抄本

宋徐度撰

子閒居吳興卞山之陽日呂家步地僻且陋旁無士子之
廬杜門終日莫與晤言間思平日聞見可紀者輒書之未
幾盈編不忍弃去則離爲三卷時方杜門却掃因題曰却
掃編雖不足繼前人之述作補史氏之闕遺聊以備遺忘

示兒童焉睢陽徐度

紹興吏部侍郎徐仲立父以宰相子自力學問踐世科登
法從而不能苟合於時故得以家食之日讀書山中多所
論著國紀一書其子嘗上送官今在中祕凡中原之文獻
亦旣足證矣是編特隨筆所紀然其大者可備太史公之
纂述下至譚笑之餘尚皆足傳於世嘗聞習於徐氏之門
者言其襟韻蕭散論議英發有晉宋簡遠之趣而考訂根
據辨析精敏不竟不止迺若收拊晚輩教以前言往行窮
日夜無倦色有以知其天姿之過人也因遂與論世考古
者共之時嘉泰壬戌立秋日金華邵康書于桂水郡齋

寓簡十卷

舊抄本

宋寓山沈作喆明遠纂

板心有小草齋鈔本五字卷首

有晉陵謝氏家藏圖記蓋明謝肇淛藏本也

自序

密齋筆記五卷續筆記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謝采伯撰

寶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旦實爲贅貳一日以密齋筆記授宗旦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旦受而讀之驚喜歎賞如游寶山如閱海市瑰竒詭異之物襍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是豈淺鮮者所能到哉其殆貫穿百家馳騫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常情之通患也矧耆耄高蹈燕居引恬未有肯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相子敷歷中外薦更麾節晚境倦游乃能逍遙里第耽玩墳索抽毫瀆墨述所得以

自見於世所謂富貴不能淫年彌高而德彌劬者密齋有焉陸賈當功成名遂之餘乞身歸田擁車騎負寶劍遨遊諸子間醜酒擊鮮以自娛樂追思向來新語殆如夢事向子平隱居讀易自男婚女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關迺肆意於名山大川之觀曩時韋編不得過眼矣王逸少蘭亭一序似能言者及其守早退之節又不過企慕子平所爲盡山水之遊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以卒歲於著書乎何有以密齋視三子富貴年齒度越遠甚謂宜屏却簡編燕酣登眺可也而密齋之所樂爲有三子之所不克爲者由是言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迷其初者鮮矣觀密齋自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其老不廢學噫此其詒謀微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鉅梓郡齋輒爲題其後

鼓院名奕林密齋先生次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泚通直
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旦謹書
余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一間無以
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猶有聞見豈應以鷓弁泯沒遂
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者兒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
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媿古作要之無牴牾於聖
人不猶愈於裨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孫知
余老不廢學云爾淳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若甫引
右密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釐爲五卷續記一卷
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比錢梓家塾而字小不便老眼
舛誤未暇考訂奕林挈來臨汝欲刻置郡齋迺是正魯魚
其間至有脫簡者亦復增補使備始得爲善本一夕夢先

公若有喜色謂奕林曰汝日所爲吾從旁覘之行又往婺
女矣蓋大卿兄守婺故也嗚呼先公沒六年而精爽炯然
托諸夢以詔諸孤一舉措項在其左右顧不肖何以稱塞
惟戰戰兢兢是戒是懼而已旣刊此書屬兩倅題卷末輒
復記此時寶祐丙辰孟秋中浣男奉議郎權知撫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奕林百拜書
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辭蟬捨冕
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飢食渴飲未嘗一日廢非有老
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密齋先生年六十有三卽弭節杜門
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觀筆記一書如武庫
乍開戈矛劍戟犀利森列使人毛髮竦豎非胷次千古筆
力萬鈞疇克爾歟其視歐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

使君一日出示家集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別錄之梓方動念間忽夢密齋如平生是知公於斯文雖神遊八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敬畏哉漢韋賢父子以明經爲宰相時爲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子孫而使君又克成先志是亦韋氏一經之教由此觀之君家之福未艾也寶祐丙辰季夏朔日通直郎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成公策識

吹劍錄一卷

夏氏益虞手抄本 秦酉巖藏書

宋括蒼俞文豹撰

板心有元覽中區四字

自序 淳祐三年

秦氏手跋曰己丑秋予嘗手錄此冊夏君虞逸借觀竟失

去虞逸雅不自安復從周見心原本錄此見寄庚寅止月

下澣日再識

孫氏手跋曰吹劍錄前後二集西巖秦公藏書也前集夏

益虞先輩所書後集爲秦公手筆公手抄甚富而筆法流

潤莫過于是是蓋老年筆也寶之寶之岷自孫江記

困學齋雜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鮮于樞撰

敬齋先生古今鞋殘本十一卷

舊抄本

元敬齋李冶撰

原四十卷今存卷一至十一凡四百七

十餘條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永樂大典錄出此則原書

殘本也後有萬歷庚子春三月之吉武林書室蔣德盛梓

行兩行

玉堂嘉話八卷

淡生堂抄本

元汲郡王暉著 文瀾閣傳抄本卷八頗有闕文是本較
為完善舊抄之可貴以此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

自序 至元戊子

右雜說

因致齋雜論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部吳越于吳景蓋寺中舉出寶之寶之知自製五篇

部吳越于吳景蓋寺中舉出寶之寶之知自製五篇

部吳越于吳景蓋寺中舉出寶之寶之知自製五篇

不節日再編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四終



